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月痕/(清)魏子安著. -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. 2000.6  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-104-01287-7

I. 花… II. 魏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 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3640 号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100086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\* \* \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5 字数 337 千字

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

# 出版说明

## 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一名《花月姻缘》，存 52 回。题“眠鹤主人编次”、“栖霞居士评阅”。作者魏子安（1818 - 1873），字伯朮，福建候官人。光绪 14 年（1888）闽双笏庐原刻本，题《花月痕全书》。光绪 19 年上海书局排印本，题《花月姻缘》。

## 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二才子，东越韦痴珠与富川韩荷生未见其人，先见其诗，均欲一睹风采。荷生西去太原，入明经略幕供职，宴上见名妓刘秋痕，惊其美艳，点为第一。雁门才女杜采秋，仰慕荷生诗才，二人一见倾心。痴珠入秦访友染疾，往太原就医。遇幼年好友畹兰，其夫李乔松，任职总兵，聘痴珠入幕。痴珠病愈，李总兵设宴，席间得与荷生相遇，相见恨晚。痴珠亦得识秋痕，才子佳人心心相印，互赠定情之物，两情相悦，不在话下。荷生、采秋互表心意，小人妒之，挑拨离间，幸采秋讲明就里，二人言归于好，后又历经周折，方得成亲。秋痕于春院屡遭虐待侮辱，仍抱定初衷，对痴珠

坚贞不二，后欲自缢，为婢女救下，始脱险。又有奸人挑拨秋痕、痴珠，秋痕道明原委，痴珠方消疑虑。好景难长，痴珠家遭变故，忧伤不已，卧床不起，不久故去。秋痕为人挟制，难忘痴珠，未料痴珠已去，遂自缢追随。后荷生高中探花，封职将军，边关平倭，屡立战功，又南下金陵，征讨叛贼，破其妖术，大获全胜。龙颜大悦，封赏荷生、采秋，二人无意仕途，返归故里。痴珠之子小珠往太原扶柩。

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<br>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| ..... ( 1 ) |
| 第 二 回 |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<br>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| ..... ( 5 ) |
| 第 三 回 |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<br>开钱筵招游荔香院 | ..... (11)  |
| 第 四 回 |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<br>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| ..... (20)  |
| 第 五 回 |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<br>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| ..... (28)  |
| 第 六 回 | 胜地名流禊修上巳<br>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| ..... (37)  |
| 第 七 回 |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<br>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| ..... (45)  |
| 第 八 回 |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<br>并州城韦痴珠养痾 | ..... (56)  |
| 第 九 回 | 粤峯水阁太史解围<br>邂逅寓斋校书感遇 | ..... (63)  |
| 第 十 回 |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<br>一倾心笑言如旧见 | ..... (70)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回  |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<br>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| (78)  |
| 第十二回  | 宴水榭原土规构衅<br>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| (87)  |
| 第十三回  |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<br>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| (96)  |
| 第十四回  | 意绵绵两阙花魂词<br>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| (103) |
| 第十五回  |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<br>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| (116) |
| 第十六回  |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<br>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| (126) |
| 第十七回  |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<br>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| (137) |
| 第十八回  |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<br>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| (148) |
| 第十九回  |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<br>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| (158) |
| 第二十回  | 陌上相逢拏帷一笑<br>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| (170) |
| 第二十一回 |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<br>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| (182) |
| 第二十二回 |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<br>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| (196) |
| 第二十三回 |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<br>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| (208) |
| 第二十四回 |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<br>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| (219)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五回 |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<br>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| (227) |
| 第二十六回 |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<br>围炉煮雪情话生春 | (238) |
| 第二十七回 |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<br>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| (248) |
| 第二十八回 | 还玉佩愁书生受赚<br>讨藤镯慧太岁招灾 | (259) |
| 第二十九回 |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<br>偕老卜居园游柳巷 | (269) |
| 第三十回  |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<br>祝华诞女弟子称觞 | (279) |
| 第三十一回 |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<br>闲情逸趣贴作宜春 | (292) |
| 第三十二回 |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<br>塞云楼华灯猜雅谜 | (301) |
| 第三十三回 |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<br>花香灯影一片艳情 | (310) |
| 第三十四回 | 汾神庙春风生座尾<br>碧霞宫明月听昆弦 | (317) |
| 第三十五回 | 须眉巾幗文进寿屏<br>肝胆裙钗酒阑舞剑 | (325) |
| 第三十六回 |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<br>百转柔肠情天入幻 | (335) |
| 第三十七回 | 延推岳荐诏予清銜<br>风暖草熏春来行馆 | (342) |
| 第三十八回 | 茱萸无灵星沉婺女<br>棣华遽折月冷祗园 | (350) |



-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..... (357)
- 第四十回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  
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..... (363)
- 第四十一回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 
焦桐室枯吟紫别恨 ..... (372)
- 第四十二回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  
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..... (380)
- 第四十三回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  
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..... (388)
- 第四十四回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 
一霎火光秽除蝉蜕 ..... (397)
- 第四十五回 廿年孽债魂断雉经  
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..... (405)
- 第四十六回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 
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..... (412)
- 第四十七回 复浔郡欧节度策勋  
李谿如匹马捉狗头 ..... (421)
- 第四十八回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 
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..... (432)
- 第四十九回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 
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..... (442)
- 第五十回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 
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..... (451)
- 第五十一回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 
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..... (460)
- 第五十二回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 
秋心院遣迹话故人 ..... (468)
-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



# 第一回

蚍蜉撼树学究高谈

花月留痕稗官献技

情之所钟，端在我辈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性也，情字不足以尽之。然自古忠孝节义，有漠然寡情之我乎？自习俗浇薄，用情不能专一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，且相率而为伪，何况其他。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，上既不能策名于朝，下又不获食力于家，徒抱一往情深之致，奔走天涯。所闻之事，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，所见之人，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，恶乎用其情。请问看官：渠是情种，砉然坠地时便带有些一点情根，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？吟风啸月，好景难常；玩水游山，劳人易倦。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，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。窗明几净，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，酒阑灯灺，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。

这段话从那里说起？因为我乡有一学究先生，姓虞号耕心，听小子这般说，便叹道：“人生有情，当用于正。陶靖节《闲情》一赋，尚贻物议，若舞衫歌扇，转瞬皆非，红粉



青楼，当场即幻，还讲什么情呢？我们原不必做理学，但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读书是为着科名，谋生是为着妻子。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，有些子聪明，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，动人耳根，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，搭他架子，更有那放荡不羁，傲睨一切，偏低着下心，作儿女子态，留恋勾栏中人，——你想，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？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？大约此等行乐去处，只好逢场作戏，如浮云在空，今日到这里，明日到那里，说说笑笑，都无妨碍，不要拖泥带水，纠缠不清才好呢。你说什么情种，又是什么情根，我便情田也要踏破，何从留点根，留点种呢？”

小子笑道：“先生自知甚明，教人也还踏实，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。试想：枯木逢春，萌芽便发；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无论是何等样人，比木石自然不同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？古人力辩‘情’‘淫’二字，如泾渭分明，先生将情田踏破，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。先生要行什么乐呢？小子不敢说，求先生指教罢！”

学究勃然怒道：“你讲什么话！先王‘人情以为田’，这‘情’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！”

小子嗤的一笑道：“先生，你阜的不记得上文有‘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’一句呢？大抵人之良心，甚发见最真者，莫如男女分上。故《大学》言诚意，必例之于‘好好色’，《孟子》言舜之孝，必验之于‘慕少艾’。小子南边人，南边有个乐部，生用真男，旦用真女，燃椽烛，铺红氍毹，演唱《醒妓》《偷诗》等剧，神情意态，比寻常空中摹拟，强有十倍。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，拿一副面具套上，外则当场酬酢，内则迺室周旋，即使分若君臣，恩若父子，亲若



兄弟，爱若夫妇，谊若朋友，亦只是此一副面具，再无第二副更换。人心如此，世道如此，可惧可忧。读书人做秀才时，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。自登甲科，入仕途，蛇神牛鬼，麀至沓来，看官听着，小子说‘今人只是一副面具’，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？须知喜怒威福，十副面具，只是一副铜面具也。——然则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！我看真面目者，其身历坎坷，不一而足。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，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。读书想为传人，做官想为名宦？奈心方不圆，肠直不曲，眼高不低，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，言语直触当事逆鳞，又耕无百亩之田，隐无一椽之宅，俯仰求人，浮沉终老，横遭白眼，坐困青毡。不想寻常歌伎中，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，怜其沦落系恋之者，一夕之盟，终身不改。幸而为比翼之鹣，诏于朝，荣于室，盘根错节，脍炙人口；不幸而为分飞之燕，受谗谤，遭挫折，生离死别，咫尺天涯，赍恨千秋，黄泉相见。三生冤债，虽授首于市街，一段痴情，早销魂于蓬颗。金焦山下，空传瘞鹤之铭；鹦鹉洲边，谁访玉箫之墓！见者酸鼻，闻者拊心，愚俗无知，转成笑柄。先生，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，是凭空杜撰的么！”

小子寻亲不遇，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，以樵苏种菜为业，五年前，春冻初融，小子锄地，忽地陷一穴，穴中有一铁匣，内藏书数本，其书名《花月痕》，不著作者姓氏，亦不详年代。小子披览一过，将俟此中人传之。其年夏五，旱魃为虐，赤地千里。小子奉母避灾太原，苦无生计，忽悟天授此书，接济小子衣食。因手抄一遍，日携往茶坊，敲起鼓板，赚钱百文，负米以归，供老母一饱。书中之是非真



假，小子亦不知道。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，也有叹息的，都说道：“书中韦痴珠、刘秋痕，有真性情；韩荷生、杜采秋、李谰如、李夫人，有真意气。即劣如秃僮、傻如跛婢、屠户，懒如酒徒，淫如碧桃，狠如肇受，亦各有真面目，跃跃纸上。”可见人心不死，臧获亦剥果之可珍，直道在民，屠沽本英雄之小隐。至如老魅焚身，鸡栖同烬；么魔荡影，兔脱遭擒，吾鼠善缘，终有技穷之日；猢猻作剧，徒增形秽之羞，又可见天道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愿大众莫结恶缘。生之日，死之年，即顾影亦惭清夜。小子尝题其卷首云：

有是必有非，是真还是假。

谁知一片心，质之开卷者！

今日天气晴明，诸君闲暇无事，何不往柳巷一味凉茶肆，听小子讲《花月痕》去也。其缘起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回

###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

京师繁华靡丽，甲于天下，独城之东南，有一锦秋墩，上有亭，名陶然亭，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。四围远眺，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，别有潇洒出尘之致。亭左近花神庙，编竹为墙，亦有小亭，亭外孤坟三尺，春时葬花于此，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。那年春闱榜后，朝议举行鸿词科，因此各道公车，迟留观望，不尽出都。

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，系东越人，自十九岁领乡荐后，游历大江南北，西登太华，东上泰山。祖士稚气概激昂，桓子野性情凄恻，痴珠兼而有之。文章憎命，对策既摈于主司，上书复伤乎执政。此番召试词科，因偕窗友万庶常，同寓圆通观中，托词病暑，礼俗士概屏不见。左图右史，朝夕自娱。光阴易度，忽忽秋深，乡思羁愁，百无聊赖。忽想陶然亭地高境旷，可以排拓胸襟，也不招庶常同往，只带随身小童——名唤秃头，雇车出城，一径往锦秋墩来。遥望残柳垂丝，寒芦飘絮，一路倒也爽然。



不一会，到了墩前，见有五六辆高鞍车，歇在庙门左右。秃头已经下车，取过脚踏，痴珠便慢慢下车来，步行上坡。刚到花神庙门口，迎面走出一群人，当头一个美少年，服饰甚都，面若冠玉，唇若涂朱，目光眉彩，奕奕动人。看他年纪，不过二十余岁，随后两人，都有三十许，也自举止娴雅。前后四个相公跟着，说说笑笑。又有一个小僮，捧着拜匣。痴珠偕秃头闲过一边，举目瞧那少年，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，向前去了。

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，然后缓步进得门来，白云锁径，黄叶堆阶，便由曲栏走上。见殿壁左厢，墨沉淋漓，一笔苏字草书，写了一首七律。便念道：

“云阴瑟瑟傍高城，闲叩禅扉信步行。水近万芦吹絮乱，天空一雁比人轻。疏钟响似惊霜早，晚市尘多匝地生。寂寞独怜荒冢在，埋香埋玉总多情！”

痴珠看了一遍，叹道：“这首诗高华清爽，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。”再看落款，是“富川荷生”，也不知其姓名。正自呆想，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，痴珠因向前相见，随问他：“可认得题诗这人？”沙弥道：“这位老爷姓韩，时常来咱们这里逛，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，却不知道官名住宅。”痴珠道：“这首诗好得很，是个才子之笔。你对汝师父讲，千万护惜着，别涂抹了。”沙弥答应了，便随痴珠迢迢上陶然亭来。满壁琳琅，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，且先看款。忽见左壁七律一首，款书“春日招芝香，绮云、竹仙、稚霞



诸郎，修楔于此。”后面书“荷生醉笔”四字，不禁大笑。便朗吟道：

“旧时烟草旧时楼，又向江亭快褰游。尘海琴樽销块垒，春城莺燕许勾留。桃花如雪牵归马，湘水连天泛白鸥。独上锦秋墩上望，萧萧暮雨不胜愁！”

痴珠想道：“此人清狂拔俗，潇洒不羁，亦可概见。惜相逢不相识，负此一段文字缘了！”沉吟良久，向沙弥要了笔砚，填《台城路》词一阙云：

萧萧落叶风起，几片断云残柳。草没横塘，苔封古刹，才记旧游携手。不堪回首。想倚马催诗，听莺载酒。转眼凄凉，虚堂独步迟徊久。何人高吟祠畔，吊新碑如玉，孤坟如斗？三尺桐棺，一杯麦饭，料得芳心不朽。离怀各有。尽泪堕春前，魂销秋后。感慨悲歌，问花神知否？

自吟一遍，复书款云：“东越痴珠，秋日游锦秋墩，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，枵触闲情，倚声和之。”写完，便掷笔笑向沙弥道：“韩老爷再来，汝当以我此词质之，休要忘了。”沙弥亦含笑答应，递上茶来。痴珠兀自踱来踱去，瞧东瞧西。秃头道：“老爷，你看天要下雨，我们回去，路远着哩。”痴珠仰着一看，东北上黑云布满，遂无心久留，急忙下墩，上车而去。这且按下。



却说荷生，这日自锦秋墩进城，已有三下多钟，一路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。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，一为郑仲池太史。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，正上灯赌酒，只见青萍回道：“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，说‘明经略军营摺弁，送来经略书信，并聘金三百两，现在寓处，候老爷呈缴，且有话面回。’”荷生迟疑道：“明节相去岁挂印时，原欲邀我入幕，我彼时因春闹在迹，婉辞谢去。今有书来，想必还为这事，但教我怎样处呢？”侍御道：“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，归路又梗于烽火，何不乘此机会出都，未为不可。”一面催跟班上菜。荷生立起身道：“菜已有了。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，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。”侍御也不强留，吩咐提灯，送出大门，看过上车，方才进去。

看官听着，这明经略名禄，本是国家勋戚，累世簪缨，年方四十五岁。弓马娴熟，韬略精通，而且下士礼贤，毫无骄奢气习。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，一同出使西域。汪总制屡屡言及，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，文章词赋，虽不过人，而气宇宏深，才识高远，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，意欲招之幕中，又恐其不受羁束。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。

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民作乱，四方刀兵蠢动，民不聊生。汪公奉命防海，明公奉命经略西陲，临别时，经略向汪公求若人才，汪公又把荷生说起，经略立时欲聘同行。荷生因要应鸿词科，不肯同往，经略心颇怅怅。不料回匪日更猖獗，经略驻兵太原，一面防边，一面调度河南军务，接济两湖、两江、两广各道粮饷，控制西南，出入钱谷日以亿万计。羽书旁午，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，虽各有所



长，却无主持全局器量，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赏鉴的，必定不差。近知词科停止，因致书劝驾。

荷生自旧腊月入都，迄今已九月，润笔之绢，谀墓之金，到手随尽。正苦囊空，得此机缘，亦自愿意，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。

荷生此行，是明经略敦请去的，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赆敬，张祖席，自彰义门至芦沟桥，车马络绎。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，带了老苍头贾忠，小童薛青萍，并新收长随索安、翁慎，一路酬应，到得芦沟桥，已是未末申初时候。刚至旅店，适值门口拥挤不开，将车停住。只见对面店中一小僮，伏侍一人上车，衣服虽不十分华美，而英爽之气见于眉宇，且面熟得很，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。正在凝思，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，还有春庆部、联喜部相公们，一齐迎出，便急忙跳下车来。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。

次日起身，午后长新店打尖，到得房中，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，款书“九月十二日，韦痴珠出都，计自丙申，宿此十度矣，感怀得句，不计工拙也。”想道：“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《平倭十策》这人么？因朗诵道：

“残秋倏欲尽，客子苦行役。行行岂得已，万感在心曲！浮云终日闲，倦鸟不得宿。蓟门烟树多，芦沟水流浊。回首望西山，苍苍耐寒绿。”

看毕，叹了一口气，想道：此诗飘飘欲仙，然抑郁之意，见于言表。才人不遇，千古如斯！因触起昨日所见的，不知是否此君？看他意绪虽甚无聊，气概却不傲兀。我这回出

